

王彬 著

# 三峡书简



作家出版社

王彬 著

# 三峡书简

作家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三峡书简 / 王彬 著. -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7.6  
ISBN 978 - 7 - 5063 - 9418 - 5

I. ①三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  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69037 号

## 三峡书简

---

作 者: 王 彬

责任编辑: 赵 莹

装帧设计: 守义盛创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[zuoja@zuoja.net.cn](mailto:zuoja@zuoja.net.cn)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42 × 210

字 数: 135 千

印 张: 6.625

版 次: 2017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9418 - 5

定 价: 40.00 元

---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  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# 序

当年，北京的街灯亮度低。灯盏枯黄，街灯之间弥散着黝黑的魅影。公交车与今天一样，车厢里面不开灯，照明依赖街灯，驰到街灯下面，车内便明亮，离开街灯便陷入黑暗，仿佛突然钻进大山腹部。我那时在工厂上班，以公交为出行工具，时常体验这种光与影的均匀变幻。

一年大雪，我在站牌下面等候夜行的公交车。一个穿黑色棉衣的女孩子戴着白色口罩，立在站台前面的自行车道上，也在等公交车。她前方的积雪散逸淡蓝光辉，很可能是结冰了吧。一辆自行车从前方笨拙地骑过来，为了躲避她，在发光的地方，偏了一下，摔倒了。之后是第二辆、第三辆，都在她的前面倾侧倒地。一个穿工装的中年人喊她回到站台上来，理由是为了躲避她，骑车人都摔倒了。小姑娘不说话，中年人很气愤，但小姑娘寸步不动，依旧石像般立在那里，口罩泛出洁白的幽淡的光泽。

我乘坐的公交车蹒跚地驶过来了。我登上车，而小姑娘依然立在那里，她等候的公交车还行驶在夜色深处吗？我们的车慢慢驰离站台，慢慢加速，黢黑的车厢突然散射光芒。然而，很快又堕入黑暗，苍白的脸，美丽与不美丽的渐次消

融。不久，车厢又透进暗黄的麦粒一样颜色的光线，美丽与不美丽，苍白的脸颊又浮现在我的周围了。我突然想起了那个小姑娘，她还立在那里吗？而那些自行车，从她前面经过的自行车还再继续做多米诺骨牌运动吗？

许多年的雪花眼见着一点一点变黑，北京的街灯早已明丽瑰艳，而那年冬季的情景：夜行、车厢、人影迷蒙，那个女孩子、中年人、那些跌倒的自行车，今夜突然在深沉的苍色中爆发喧哗，这里有什么暗示呢？一时难以索解。我一向认为，散文不过是对生命的一种凝望——苍茫或抵近，寒冷或温暖，混沌或清晰，长歌或低吟，真挚而随意。我今天对往事一点薄明的琐忆，或者也是一种幽寂的潜涌。赫拉巴尔在《碧树酒家》里写有这样一句话：“三节车厢，就像燃着灯的鱼缸一样映照酒家……”为什么是鱼缸，而且是燃着灯的鱼缸映照酒家？

那个女孩子还站在那里吗？

2016年3月22日

## 目 录

我对一种树的认知过程 /1

宙斯的礼物 /10

冬天的树木 /20

次第花开 /25

北京的野菜 /33

—— 蓟 /37

飘散雪一样颜色花朵的芦苇 /41

带囚笼的歌者 /46

杜鹃 /51

小麻雀啁啾 /54

乌鸦 /60

银鹊山庄 /65

大地的呼吸 /70

佛陀的猴子 /74

银官桥 /78

雪原茫茫 /83

城市味道及其他 /87

淮安名物 /99

静园的名片 /107

三峡书简 /111

蜈蚣脚上的札记 /133

龚岭禅云 /144

状元故里风清 /149

留余堂 /153

范文程 /158

顾太清 /168

故园的女人与花朵 /176

舒群先生在本溪 /197

记忆中的沙砾 /205

后记 /208

# 我对一种树的认知过程

## 我对一种树的认知过程

1987年，我从武汉去三峡，顺便去龟山盘桓。我之所以去那里，有两个原因。一是毛泽东诗词“风樯动，龟蛇静，起宏图，一桥飞架南北，天堑变通途。”一是龟山上面的电视塔，220米高，在当时，号称亚洲的桅杆。后来，在媒体上，见到一则消息，说是美国白箭牌香烟的广告做到龟山的电视塔上，引起武汉人的纷纷议论，认为影响了武汉的形象，最后撤掉了。

不过，无论是见到，还是听到的，在龟山，最吸引我的，并不是电视塔和有关它的消息，而是一种树，一种很奇特的树。叶子像是缩小的小提琴，正是黄昏的时候，苍暗的颜色，在幽明、娇嫩的穹宇里，一点一点地沉坠下来。这是一种什么树呢？从三峡回来，很长一段时间，我都在思索。

1995年，我去庐山，在南昌逗留了一天。青云浦给我留下了美好的记忆。那是八大山人长眠的地方。银色的雨迹飘洒在微灰的云朵里画出美丽的曲线，浅青色石条砌筑的拱形坟丘，泛着洁白的柔软的光泽。我突然注意到，我在龟山



见到那种树，也在这里生长，披垂着小提琴式的叶片。这是一种什么树呢？看园的老人说是“枸树”。知道了它的名字，我很高兴，同时涌起一种想知道这种树的更多知识的想法，但查阅有关图书，与“枸”相连的只有杞，那是灌木植物，与我所见的，无论如何也联系不上。

一天，当然是从南昌回来之后，我去北京大学办事，好像是在塞万提斯的雕像附近，也看到了这种树，不是一株，而是一片小小的林地。也是绿色的小提琴式的叶片，也是那种苍绿的色泽。我原以为这种树是南方的植物，没想到，在北京也见到了，是从南方移植的吗？后来知道，这种树，也是北方的土著，只是罕见，不为我所知罢了。无论怎样，都有一种故友相逢的感觉。不久，在东三环的绿化带上，我又见到了这种树，青翠可爱，小提琴式的叶片，优雅地挽住行人的目光。而在我曾经居住过的西坝河，也发现了，还是一种幼小状态，是我迁徙以后种植的吗？

去年初冬，在平安大道，西段北侧的一家书店，无意中，我看到一册日本人阐释《诗经》名物的书，每一个名物的下面都绘有插图。还是在无意中，我翻检到楮，在楮的下面注有：又名枸。赫然绘有小提琴式的叶片。我喜出望外，同时明白了，我在南昌的听音写字，音虽然不错，却陷入了文字的误区。现在搞清楚了这个字，便可以进一步认知了。

楮，分雌雄两种，雄的树皮有斑纹，叶子没有丫杈，雌树无斑，叶子有丫杈。我所见到招展着小提琴式叶子的，便是雌树了。雄树三月开花，状如柳穗，不结果实。雌树的花也是这样，但是结果实，宛如杨梅，可以入药，长久服用，

益气充肌明目益颜色。它们的嫩芽可以做菜茹，树皮捣碎了可以做纸，光洁甚好，皮绩做丝可以纺织成布，但是不坚易朽。有一种奇怪的说法，“谷田久废必生构”，不知是什么道理。谷是小米或者稻谷，它们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吗？贾思勰《齐民要术》说，楮是一种速生的树木，三年便可以获利。如果种三十亩的楮，每年砍伐十亩，三年轮遍，可以“岁收绢百匹”。裴渊《广州记言》说，蛮夷之人，也就是少数民族了，用楮的树皮做毡子，保温性能很好。楮树腐朽后，生长的菌耳，味道也很好吃。南朝的陶宏景说，武陵人以楮皮做衣帽。这就使人想起同是南朝的陶渊明《桃花源记》的首句“晋太元中武陵人”，他们那时也应该这样穿戴的。这么一想，那些人物，包括作者，不再是发黄，发旧，古奥而迷茫，一下子在我的视野里活跃起来。楮，这种树，成为把我们与他们，那些衣冠高古的人物相联系的通道。而我对于这种通道的认知，足足用了十五年的时间，在一个人的生命里，不算短了。这就不禁感喟，同时又突发奇想，假如把楮树变为北京的绿化树种，到时候，秋风或春风吹起的时候，满城都是翠玉琅玕的小提琴，齐声拉响美妙琴音，该是一件多么有兴味的事情。

### 以树为邻

三年前，我住在西坝河西里。北三环东路从小区的北部穿过。北京的道路大都是正南正北，但是，也有例外。这一段便是，不是从西向东，而是从西北向东南，有一个偏斜的

角度。与其相平行的四环路也是在这个位置，把直角变为圆角。原因很简单，为了行车方便，在这个圆角的位置，构筑立交桥，过了桥，路便改变方向。路变了，两侧的景观也随之转变，甚至绿化带的树种，也发生变化。

1998年以前，北三环东路的绿化带种植的是栾树，人行道是白蜡树。过三环桥是东三环北路，分别种椿树与槐树。栾树是一种很有意思的树，残夏的时候开始萌生一种浅绿色的果实，随着气候的凉爽，浅绿的颜色渐渐地转化为铁锈一样的色彩了。这种树在北京不多见，我只是迁徙到西坝河以后才认知的。最先引我注意的，不是它的叶子，卵形的边缘有锯齿形状的缺口，仿佛木槿。花是黄色的，比槐花略微大些。不是的，是它的果实，三角形状的小灯笼，仿佛漂亮女孩子用尖嫩的手指做的手工，天下之大，还有比它更幸福的吗？

相对于栾树，我对白蜡树，要早见识几年。不是在北京，是在湖南的长沙。这种树在长沙很多，道路的两侧都是，颇直、美丽而优雅，是长沙的绿化树种。但我当时并不知道是什么树，回到北京，也是迁徙到西坝河以后，才认知的。当我知道是白蜡树的时候，感到十分亲切。为什么呢？在北方，因为它的枝干直而多做农具的柄，称白蜡杆。揭竿而起，所谓的竿，也可能与白蜡树有关。这么秀雅的树木，联系着农民的饥寒与反抗，知道了这些，心情是复杂的。后来还知道，这种树是一种小虫子的食物来源。这种小虫子吃了它的叶子以后，分泌白色的蜡液，也就是白蜡，是医药与工业的原料。小虫子叫白蜡虫，白蜡树由此而来。

知道了它，包括栎树的有关知识，再谛视它们，不再是简单的一枝一叶，而是或多或少地浸淫着一些情绪的因素在里面了。用辛弃疾的话是“我看青山多妩媚，青山料我应如是”。在它们的树冠下面行走，尤其是雨后，心情是愉快的，对它们的观察也就更为细致了。哪株树的花蕾更丰满，哪株树的果实更硕大，哪株树的叶片更秀媚，真的是，没有一片叶子是相同的。

我之所以绘雕这两种树木，不仅是因为它们的漂亮与我的情绪，重要的因素是，它们是我的邻居，走不了几步，便可以嗅闻到它们的体香。与这样的邻居为伴，好处多矣。最大的好处是，永远不会发生争吵，能够永远和平共处的邻居也就难求。何况，对我们而言，他们提供的总是有利于我们，物质的与精神的。物质方面的至少可以遮荫，精神方面的可以审美，这样的邻居自然应该介绍给读者。

好像是在 1998 年以后，对三环路进行改造，为了容纳更多的汽车，先是将栎树的树冠全部伐掉，随后将它的树干不知运到什么地方去了。最后，将它们曾经生活过的土地用砾石与柏油掩盖起来。谁知道这里曾经生长过那么美丽的树木呢？

栎树的梦不知飘逸到哪里去了，椿树与槐树也成为缥缈的梦境。对槐树，我印象不深，好像是洋槐，有尖刺和雪白的花簇。对椿树的印象则是斧头也砍不掉。硕大苍绿，是那种高大的乔木，北京土生土长的树种。椿的另一个种类是樗。椿的嫩芽可以食用，氤氲着一种淡淡的香气。樗的嫩芽则不可以吃，泛滥一种臭味。不知什么缘故，庄子《逍遥游》中，

认为椿树长寿，“以八千岁为春，以八千岁为秋。”对樗，庄子的态度就不一样了。理由是“其大本臃肿，不中绳墨；小枝蜷曲，不中规矩。”是不材之木，不能够做栋梁的。但是，祸兮福所依，既然不能够做栋梁，反而没有人去砍伐它，得以免去斧斤之灾而长成大树，坏事变成好事，可以让庄子发挥他的机智与幽默了。

在北京，椿称香椿，樗称臭椿。樗虽然可以荫庇哲人，自由自在地在它的浓荫下面逍遥徘徊，但我还是更喜欢椿，理由很简单，没有弥漫臭气，在尘俗的社会也就难矣哉。

然而，无论怎样，椿在我的视野里还是消泯了，有时候，难免思念。尤其怀念栾树，我是曾经和它比邻僦居的。孟母择邻而居，好邻居走了，能不思念？半年以后，我从东三环路过，突然注意到，在便道边缘上栽种了曾经被截去树冠，如今又滋生出绿芽的树木。嫩芽太小，还辨别不出是什么树种。又过了几个月，大概是残夏时分，再一次经过那里，傍晚的光线里，闪烁着嫩绿的色泽，那样秀丽的果实，我的心一下子悸动了。这不是北三环东路的栾树吗？原来它们并没有随风而逝，只是被迫地不声不响地搬迁到这里罢了。在一个从来没有预想过的情景里，突然遇到旧时的好邻居，这样的波澜，仅仅用惊喜表达似乎不够，但一时想不出更好的话语。同时就更加怀念记忆中的椿树，希望它们并不总是在梦境里游移，说不准哪一天，在北京的哪一条道路上，还会遇到它们的。

## 五 柳

在中国传统文人的笔下，柳这种植物，被赋予了太多的女性色彩。原因是它的枝茎纤细，使诗人们联想到女孩子的腰肢。“舞低杨柳楼心月，歌尽桃花扇底风”。这样的腰肢自然是妩媚的、迷人的。当然这是诗人的想法，而且是年轻的正当华年之柳。这样的柳树，如果生长在河干，挽系一只画舫，又往往成为诗人的梦境。而且，最好有一两个绝色的女子，在那里吹出清丽的笛或者箫的韵律，追逐江南丝丝的雨连绵。衰老的柳树，也难以摆脱这样的色彩，只是演绎为爱情的悲剧，“沈园柳老不吹绵”了。这样的柳树，自然是垂柳，细长的柳枝可以婆婆委地，它的叶子，可以作为女子眉毛的样式。为什么把柳叶的形状与女人的眉毛相连，看到敦煌壁画中的女子，才明白，那不过是当时人的一种审美，并没有什么不可反驳的道理。

在柳树的家族里，还有一支，叫蒲柳，也受到传统的中国文人的关注。只是这种关注，不再是美丽的女性，而是转化为早衰的男人。东晋人顾悦与简文同年，但头发早白，简文问他何以如此，顾悦回答“蒲柳之姿，望秋而落。”这就令人气短。何以如此？植物学家的诠释是，蒲柳的叶子早凋，故而成为早衰的暗喻。

与蒲柳相反的是怪柳。这是个很奇怪的名字。之所以叫这个名字，据说是怪柳有两个特点，一是同云间雨的精灵相通，天将落雨的时候，怪柳便有反应；一是载负霜雪而不凋，

与应霜而落的蒲柳恰恰相反。孔老夫子说，“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”，被认为具有圣人的资质，是树木中的圣者。耐寒的怪柳也是这样，故而“从圣”。怪柳还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叫观音柳，原因是，在中土的佛教里，居于东海的观世音用它的枝叶淋洒圣水。这就与它的枝叶形状有关。枝，柔软下垂，与垂柳相同；叶，细弱如丝，大概易于做洒水的工具罢。一种树木既同中土的圣人，又同西土的菩萨相连，在我的知识里，还是孤例。南齐的时候，益州人向皇帝贡献礼物，这个礼物便是怪柳。一种植物，能够进入贡品的行列，应该是美丽的。史臣的描述是“状如丝缕”，相对于垂柳更加妩媚。

其实，这都不算什么，怪柳的最大特征是，一年之中，绽放三次花朵，因此又名三春柳。只是它的花朵，十分纤巧，难以挑起人们的视线。

在这些柳树之外，还有一种杞柳。这种柳的枝茎发红，有一股韧性，耐湿耐碱，是一种保土固沙的树种。可惜，我没有见过，只见过它的遗骸，被斧子斫去了灵魂的枝条编织的箱子，不像是立柳，在我居住的环境里触目可见。

二十世纪七十年代，我经常从东华门外穿过午门广场。从午门到东华门是筒子河，其北是紫禁城。河侧与宫墙之下种植着年轻的立柳。与垂柳不同，立柳的枝条不是倾侧，而是高耸、舒展的，故而称“立”。一天，黄昏的时候，我惊奇，原来怎么没有注意，那立柳的颜色，娇嫩中泛射一种金黄的光泽。一种比黄金还要柔软的光泽。哦，立柳的颜色原来是可以这样漂亮的。我当时的心悸动了一下。尤其美妙的是在接近午门城台的时候，立柳的色彩发生了微妙变化。

不再是单纯的金黄，而是丰厚了许多，金黄之中掺杂了柘黄的色彩。我后来明白，这是朱红色宫墙的背景作用。这是宫柳啊！

之后，北京的立柳似乎多起来。这或许是我个人的感觉，或许是作为一种绿化树种，与垂柳一样，在北京普及开来。1998年以前，当时三环路还没有改造，绿化带上种植了很多这样的柳树。那是一天的夜晚，一株紧靠路口的立柳拉住了我的目光。正是残夏，天空焕发宝石一样的蓝色，树冠的绿色充盈着一种洗净了黄昏的清纯，圆润而饱满地描画萧洒的曲线。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丽的柳树。健美、丰盈，圣洁如水。每一条枝茎，每一枚叶子都是那样的秀媚与光洁。这是它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了。我不知道它吸引了多少行人的眼光，又有多少人会产生我这样的赏鉴与思索。不久，三环路改造，这株柳树被砍伐了。当然，还有其他柳树，美丽的与不美丽的，都化为灰烬。如果这株柳树还在，它还会那样美丽吗？

拉杂写了这五种柳树，读者或许会问，你喜欢哪种？我说都喜欢，但对于立柳，那株路口的立柳，在情感上，更为复杂，经过那里，难免惘然。



## 宙斯的礼物

### 金合欢以外

友人在手机里焦灼地对我说，雍和宫大街的槐树被砍掉了。我告诉他，那里的行道树，不是槐树，是小叶榆。槐树是北京市树，也是胡同里的乡土树木，被砍伐，难免要引起关注与痛惜。

在北京，砍伐行道树的理由，大致有这样三条：树龄老化、更换树种、遮挡机动车视线。我不知道，砍伐这里的小叶榆是什么理由？树龄老化吗？不是，因为它们僦居这里的时间并不很久；更换树种吗？不是，迁徙而来的还是小叶榆；可能是遮挡视线吧，这里的小叶榆枝叶相连仿佛一座绿色的长廊，对于疾驰而过的车辆或许会有些妨碍。

小叶榆被砍掉以后，这里的道路变得有些丑陋。

小叶榆是速生树种，近些年在北京种植颇多。在我印象中，刚种植的时候，这些树，还保持着在苗圃里的幼小形态，几年以后便枝干岌岌翠叶蓬勃了。在我曾经居住过的胡同，也有小叶榆。胡同北侧是四合院，南侧是楼房，北侧的，亭亭如盖；南侧的，倾仄弯曲，数米之隔，便产生了如此不